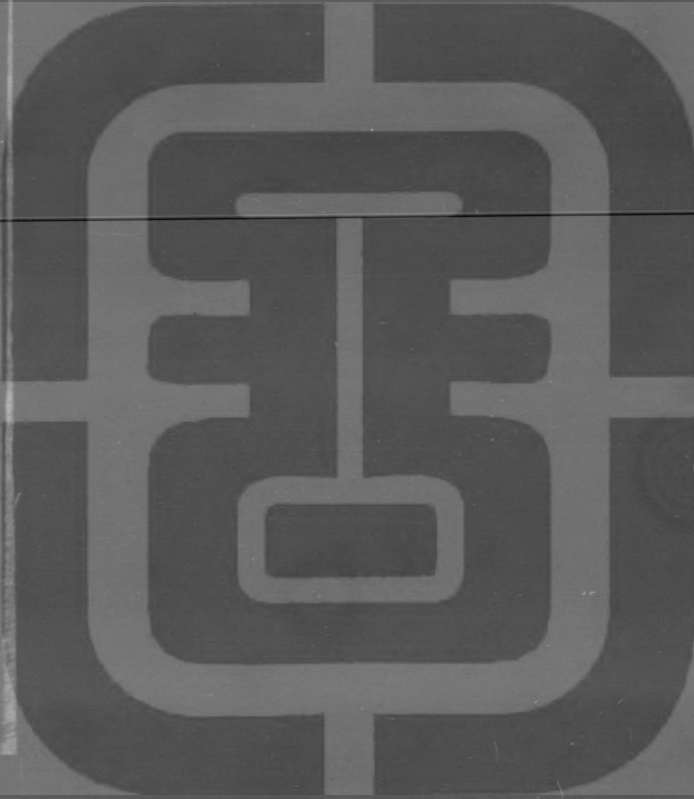


北史



列傳第六十八 外戚

北史八十

賀訥

姚黃眉

杜超

賀迷

閻毗

馮熙

李惠

高肇

胡國珍

從曾孫長榮

楊騰

乙弗繪

趙猛

胡長仁

隋文帝外家呂氏

夫左賢右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御天下也
殷肇王基不藉莘氏為佐周成王業未聞妣姓
為輔然歷觀累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

高位厚秩者多矣而鮮能有克終之美必罹顛
覆之患何哉皆由乎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
徒用私寵要榮繭犢引大車升質任厚棟無德
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
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所以殺身傾族相繼於
西京也夫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冲自牧
未免顛蹶之禍而况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
利物自矜于已以富貴驕人者乎魏道武初賀
訥有部眾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動或緣

史記列傳卷六十八
恩澤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胡長仁以譖訴
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
致也婁昭自以佐命之功崇其名器且霸業權
輿時方同德陵暴之釁因茲而起其靖德昭訓
二門竝良家遺孽守死無暇固不足涉言又子
非繼世權難妄假昭信非惟素門履道訖闕廢
辱威望之地自致無由有周御歷后門初無與
政既而末跡竊權竟移鼎璽斯乃西漢覆車之
轍魏文所以深誠隋文潛躍之初獻后便相推

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
繆始終不易然外內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
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
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
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
雖時經擾攘無有陷于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
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
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
者也案外戚魏書有賀訥劉羅辰姚黃眉杜超

賀迷問毗馮熙李峻李惠高肇于勁胡國珍李延實齊書有趙猛婁叡介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胡長仁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獨孤羅蕭歸今以劉羅辰李峻于勁李延實婁叡介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獨孤羅蕭歸命附其家傳其餘竝入此篇又檢楊騰乙弗繪附之魏末以備外戚傳云

賀訥傳

賀訥代人魏道武皇帝之舅獻明后之兄也其

先世為君長祖紇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遼西公主昭成崩諸部乖亂獻明后與道武及衛秦二王依訥會符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道武還居獨孤訥摠攝東部為大人遷居大甯行其息信衆多歸之侔於庫仁符堅假訥鷹揚將軍後劉顯謀逆道武輕騎歸訥訥驚拜曰官家復國當念老臣帝笑荅曰誠如舅言要不亡也訥中弟染干麤暴忌帝常圖為逆每為皇姑遼西公主擁護故染干不得肆其禍心諸部大人

請訥兄弟求舉道武為主染干不從遂與諸大人勸進道武登代王位于牛川及帝討吐突隣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遁衛辰遣子直力鞬征訥告急請降道武簡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於慕容垂垂以訥為歸善王染干謀殺訥而代立訥遂與染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染干於牛都破訥於赤城道武遣師救訥麟乃引退訥從道武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其後

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訥以元舅甚見親重然無統領以壽終於家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遼西公帝遣盧會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帝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帝遣使切責之盧遂忿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猜忌會道武敕儀去鄴盧亦引歸道武以盧為廣川太守盧性雄豪恥居冀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慕容德德以為并州刺史廣甯王廣固敗盧亦沒訥從父弟悅初

道武居賀蘭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悅舉部隨從
又密為帝祈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帝嘉
之甚見寵待後平中原以功賜爵鉅鹿侯進爵
北新卒子泥襲爵後降為肥如侯道武崩京師
草草泥出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
之明元即位乃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
右與北新侯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劾去并州
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太武征
赫連昌以功進爵為琅琊公軍國大議每參豫
焉又征蠕蠕為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當
斬贖為庶人久之拜光祿勳為外都大官復本
爵卒子醜建襲

姚黃眉傳

姚黃眉姚興之子明元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
滅黃眉間來歸魏明元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
尚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隸戶二百太武即位
遷內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
王謚曰獻陪葬金陵黃眉寬和溫厚希言得失

北史列傳卷之六十八
六
太武悼惜之故贈禮有加

杜超傳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節操太常中為相州別駕始光中太武思念舅氏以超為陽平公尚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駕幸其第賞賜巨萬神麈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鎮鄴追加超父豹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惠君真君五年超為帳下所害太武臨其喪哀慟者久

之謚曰威王長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為秦州刺史進爵河東公道生弟鳳凰襲爵加侍中特進太武追思超不已欲以鳳凰為定州刺史鳳凰不願違離闕庭乃止鳳凰弟道雋賜爵發干侯鎮枋頭除兗州刺史超既薨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為內都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厚頻歷州郡所在著稱薨贈太傅謚曰宣王長子元寶位司空元寶弟胤寶司隸校尉元寶又進爵京兆王及歸而父遺

喪明當入謝元寶欲以表聞文成未知遺薨怪其遲召之元寶將入時人止之曰宜以家憂自辭元寶欲見其寵不從遂冒哀而入未幾以謀反伏誅親從皆斬唯元寶子世衝逃免時朝議欲追削超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後兗州故吏汲宗等以道雋遺惠在人前從坐爵受誅委骸土壤求得收葬書奏詔義而聽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公謚曰昭世衝襲遺公爵

賀迷傳

賀迷代人太武敬哀皇后之從父也皇后生景穆初后少孤父兄近親唯迷故蒙賜爵長鄉子卒贈光祿大夫五原公

閻毗傳

閻毗代人蠕蠕主大檀之親屬太武時自其國來降毗即恭皇后之兄也后生文成文成大安二年以毗為平北將軍賜爵河東公弟紇為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年並加侍中進爵為王毗征東將軍評尚書事紇征西將軍中都大官

自餘子弟賜爵為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
三人同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和平二年追謚
后祖父延襄康公辰定襄懿王毗薨贈太尉追
贈毗妻河東王妃子惠襲紇薨贈司空子豆後
賜名莊太和中初立三長以莊為定戶籍大使
甚有時譽十六年例降爵後為七兵尚書卒紇
弟染位外都大官冀州刺史江夏公卒先是文
成以乳母常氏有保護功既即位尊為保太后
後尊為皇太后興安二年太后前兄英字世華

自肥如令超為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爵遼
西公弟喜鎮軍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三妹
皆封縣君妹夫王睹為平州刺史遼東公追贈
英祖父苻堅扶風太守亥為鎮西將軍遼西蘭
公勃海太守澄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
獻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君遣兼太常盧度世持
節改葬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冢百家太
安初英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喜
左光祿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泰為安東將軍朝

鮮侯訢子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員金部尚書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評尚書事內都大官伏寶泰等州刺史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為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為洛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睹奉宋甚至就食於和龍無車牛宋疲不進睹負宋於笈至是宋於英等薄不如睹之篤謂太后曰何不王睹而黜英太后曰英為長兄門戶主也家內小小不順何足追計睹雖盡力故是他姓柰何在英上本

州郡公亦足報耳天安中英為平州刺史訢為幽州刺史伯夫進爵范陽公英濁貨徙燉煌諸常自興公及至是皆以親踈受爵賜田宅時為隆盛後伯夫為洛州刺史以贓汙欺妄徵斬於京師承明元年徵英復官薨謚遼西平王始英之徵也夢日墜其所居黃山下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之後員與伯夫子禽可共為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刑及五族孝文以明太后故罪止一門訢

年老赦免歸家怒其孫一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萬計賜尚書已下宿衛已上其女壻及親從在朝皆免官歸本鄉十一年孝文文明太后以文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沒入婦女以喜子振試守正平郡卒

馮熙傳

馮熙字晉國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弘比燕王太武平遼海熙父朗內徙官至秦雍

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文明太后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安熙生于長安為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携熙逃避至氏羌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氏羌皆歸附之魏母惡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事及長游華陰河東二郡間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熙姑先入掖庭為太武左昭儀妹為文成帝后即文明太后也使人

外訪知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
如侯尚景穆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為
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獻文即位為太傅累拜
內都大官孝文即位文明太后臨朝帝乃承旨
以熙為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祕書事熙以頻履
師傅又中宮之寵為羣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
外任文明太后亦以為然除都督洛州刺史侍
中太師如故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
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大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

至頽落熙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
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十六部
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
費亦不貲而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
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
殺人牛也其北芒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詞
孝文頻登北芒寺親讀碑文稱為佳作熙為州
因取人子女為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為妾有子
女數十人號為貪縱後授內都大官太師如故

熙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帝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帝納其女為后曰白武通云王所不臣數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承宗廟不欲奪私心然吾季著於春秋無臣證於往牒既許通體之一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既敷未聞有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輟臣從禮又勒集書造儀付外孝文前後納熙三女

女二為后一為左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隆賞賜累巨萬帝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熙上書如舊熙於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監問道路相望車駕亦數幸焉將遷洛帝親與熙別見其困篤歔歔流涕密敕宕昌公主遇曰太師萬一即可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為制總服詔有司預辨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為備又敕代給綵帛前後六

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請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纁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謚詔曰可以威彊恢遠曰武奉謚於公柩至七里澗帝服縗往迎叩靈悲慟而拜焉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主生二子誕修誕字思正脩字寶業皆姿質妍麗年纔十餘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兄弟竝

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寬雅恭謹而已誕與孝文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脩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孝文立於庭遙受其拜既訖還室脩降為侯誕脩雖竝長宮禁而性趣乖別誕性淳篤脩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后孝文嚴責之

至於楚捶由是除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帝自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脩命帝以誕父老又重其意不致於法撻之百餘黜為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亮女也求離婚請免官帝引管蔡事皆不許帝寵誕仍作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為司徒帝既愛誕除官日親為制三讓表并啓將拜只為其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

太師上八年帝謂其無師傅獎導風誕深自誨責從駕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侍從帝日省問醫藥備加帝銳意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皆入無不掩涕時誕已惛然彊坐視帝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帝嗚咽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帝哀不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帝乃輕駕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拊屍哀慟若喪至

戚達旦聲淚不絕從者亦迭舉音帝以所服衣
帽充襚親自臨視徹樂去膳宣敕六軍止臨江
之駕帝親北渡慟哭極哀喪至洛陽車駕猶在
鍾離詔留守賜賻物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以
供葬事贈假黃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
都督太師駙馬公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
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有司奏謚詔曰案謚法
主善行德曰元柔尅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
三世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茂式準前訓宜

契具瞻既自少綢繆知之惟朕案行定名謚曰
元懿帝又親為作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盡哀
事過其厚車駕還京遂親至誕墓停車而哭使
彭城王勰詔羣官脫朱衣服單衣介幘而哭司
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寮佐公主貞厚有
禮度產二男長子穆字孝和襲熙爵避皇子愉
封改封扶風郡公尚孝文女順陽長公主拜駙
馬都尉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
和輔興亡贈相州刺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

良馬恭受職命言宴滿堂忻笑自若為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位金紫光祿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子罔字景昭襲爵昌黎王尋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郡公子峭字子漢齊受禪例降穆弟顥襲父誕長樂郡公脩弟聿字寶興廢后同產兄也位黃門郎信都伯後坐妹廢免為長樂百姓宣武時卒於河南尹聿同產弟風幼養於宮文明太后特加愛念數歲賜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闥寵侔二兄孝文親政後恩寵稍衰降爵為侯幽后立乃復叙用后死亦冗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之兼黃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之曰君家富貴大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熙為太保誕司徒太子太傅脩侍中尚書聿黃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後歲餘脩以罪棄熙誕喪亡后廢聿退時人為盛必衰也

李惠傳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蓋少知名歷位殿中都官二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太武妹武威長公主故涼王沮渠牧犍之妻太武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計之助故寵遇差隆詔蓋尚焉蓋妻與氏以是出後蓋加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右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謚曰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韓頽女生二女長即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侍中征西大將軍秦益二州刺史進爵為王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大將惠長於思察雍州聽事有鸞爭巢鬪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綱紀斷之竝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鸞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屬吏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伏其深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群下咸無荅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

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
究多如此類由是吏人莫敢欺犯後為開府儀
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歷政有美績惠素為
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
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
財惠本無釁故天下冤惜焉惠從弟鳳為定州
刺史安縣王長樂主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卜
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為謀主
伏誅唯鳳弟道念與鳳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

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孝文將爵舅氏詔訪
存者而惠諸從以再離孥戮難於應命唯道念
敢先詣闕乃申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
是賜鳳子屯爵栢人侯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
侯道念貞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十
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
先世内外有犯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才以親非
興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
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既無殊能今且可

還後例降爵安祖等改侯為伯竝去軍號帝奉
馮氏過厚於李氏過薄舅家了無叙用朝野人
士所以竊議太常高閭顯言于禁中及宣武寵
隆外家並居顯位乃惟孝文舅氏存已不霑恩
澤景明末特詔興祖為中山太守正始初詔追
崇惠為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
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言案謚法武而不遂
曰壯謚曰壯公興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卒以
兄安祖子侃晞為後襲先封南郡王後以庶姓

罷王改為博陵郡公晞侃為莊帝所親幸拜散
騎常侍嘗食典御帝之圖介朱榮侃晞與魯安
等持刃於禁內殺榮及莊帝蒙塵侃晞奔梁

高肇傳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渤海
裔人五世祖顧晉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
法脩孝文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內翼富等
入魏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
以客禮遂納颺女是為文昭皇后生宣武颺卒

北史列傳卷六十八
景明初宣武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錄尚書事
北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左光祿大夫賜爵渤海
公謚曰敬其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又
詔颺嫡孫猛襲渤海公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
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宣武未與舅氏
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肇顯于華林都亭
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奕是年
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
幾肇為尚書右僕射冀州大中正尚宣武姑高

平公主遷尚書令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
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為能宣
武初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
委肇肇既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昇
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
之又說宣武防衛諸王殆同囚禁時順皇后暴
崩世議言肇為之皇子昌薨僉謂王顯失於醫
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為冀州刺史畏肇
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由是朝野

側目咸畏惡之因此專權與奪任已又嘗與清
河王懌於雲門外廡下忽忿諍大至紛紛太尉
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逾見寵信肇既當
衡軸每事任已本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
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勲人由是怨聲盈路矣延
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怏怏衆咸
嗤笑之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三年乃詔令
遷葬肇不自臨赴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詣代遷
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也及大舉征

蜀以肇為大將軍都督諸軍為之節度與都督
甄琛等二十餘人俱面辭宣武於東堂親奉規
畧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獸門外無故驚倒
轉卧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肇出惡馬四年
宣武崩赦罷征軍明帝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遙
等書稱諱言以告凶問肇承變非唯仰慕亦憂
身禍朝夕悲泣至于羸悴將至宿灑澗驛亭家
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視直至闕下縗服號哭昇
太極殿盡哀太尉高陽王先居西柏堂專決庶

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潛備壯士直寢邢豹
伊益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宮訖於
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
等皆竊言目之肇入省壯士搯而拉殺之下詔
暴其罪惡稱為自盡自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
職爵葬以士禮逮昏乃于廁門出其尸歸家初
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為不獲
吉還也靈太后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
年孝武帝贈使持節侍中中外諸軍事太師大

丞相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肇子植自中
書侍郎為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
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為國致効是其
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愾惻發於至誠歷青
相朔恒四州刺史卒植頻蒞五州皆清能著稱
當時號為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肇長
兄琨早卒襲颺封勃海郡公贈都督五州諸軍
事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詔其子猛嗣猛字豹
兒尚長樂公主即宣武同母妹也拜駙馬都尉

歷位中書令出為雍州刺史有能名入為殿中尚書卒贈司空冀州刺史孝武帝時復贈太師大丞相錄尚書事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召為喪主尋卒無後琨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謚曰莊侯景明四年宣武納其女為貴嬪及于順皇后崩永平元年立為皇后二年八坐奏封后母王氏為武邑郡君偃弟壽早卒壽弟即肇也肇弟顯侍中

高麗國大中正早卒

胡國珍傳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姚興渤海公姚達平北府諮議參軍父深赫連屈丐給事黃門侍郎太武尅統萬深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河州刺史國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為伯女以選入掖庭生明帝即靈太后也孝明帝踐祚以國珍為光祿大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追崇國珍

妻皇甫氏為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戶尚書令任
城王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屈
公入決萬機尋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
故賜絹歲八百疋妻梁四百匹男女姊妹各有
差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
廣平王懷入居門下同釐庶政詔依漢車千秋
晉安平王故事給步挽一乘自掖門至于宣光
殿得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光俱授帝
經侍直禁中國珍上表陳刑政之宜詔皆施行

延和初加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
將軍開府靈太后以國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
且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司徒公侍中如
故就宅拜之靈太后明帝率百寮幸其第宴會
極歡又追京兆郡君為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
三年薨于洛陽於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
墳瘞卑局更增廣為起塋域門闕碑表侍中崔
光等奏按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為昭
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

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謚陵寢孤立即
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掃衛以慰情典請上尊
謚曰孝穆權置園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太后
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為趙平郡君元義妻拜
為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又徙封馮翊君國珍子
祥妻長安縣公主即清河王懌女也國珍年雖
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潔齋自禮拜至於出入
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
所建佛像發第至閭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

像晚乃肯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侍
藥膳十二日薨年八十給東園溫明祕器五時
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匹錢一百萬蠟
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宮成服於
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明帝服小功服舉哀於
太極東堂又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
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先
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為厭勝法國珍拒而不
從云吉凶有定分唯脩德以禳之臨死與太后

訣云母子善臨天下殷勤至于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唯有一子死後勿如比來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訓國珍故以為言始國珍欲就祖父西葬舊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葬有終洛之心崔光嘗對太后前問國珍國公萬年後為在此安厝為歸長安國珍言當陪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憚忽太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請從先言太后猶記崔光昔與國

珍言遂營墓於洛陽太后雖從外衆議而深追臨終之語云我公之遠慕二親亦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黃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給九旒鑾輅武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謚曰文宣公賜物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又詔贈國珍祖父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后迎太上君神柩還第與國珍俱葬贈祿一與國珍

同及國珍神主入廟詔太常權給以軒懸之樂
六佾之舞初國珍無男養兄真子僧洗為後後
納趙平君生子祥字元吉襲封故事世襲例皆
減邑唯祥獨得全封趙平君薨給東園祕器明
帝服小功服舉哀于東堂靈太后服齋衰暮葬
於太上君墓左不得附合祥歷位殿中尚書中
書監侍中改封平涼郡公薨贈開府儀同三司
雍州刺史謚曰孝景僧洗字湛輝封爰德縣公
位中書監侍中改封濮陽郡公僧洗自永安後

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薨詔給東園祕器贈
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雍州刺史謚曰孝真長
子寧字惠歸襲國珍先爵改為臨涇伯後進為
公歷岐涇二州刺史卒謚曰孝穆女為清河王
曹妃生孝靜皇帝武定初贈太師太尉公錄尚
書事謚曰孝昭子虔字僧敬元義之廢靈太后
虔時為千牛備身與備身張車渠等謀義事發
義殺車渠等虔坐遠徙靈太后反政徵為吏部
郎中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

由是後宴譔多不預馬出為涇州刺史封安陽
縣侯興和三年以帝元舅超遷司空公薨贈太
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謚曰宣葬日百
官會葬乘輿送於郭外子長粲長粲仕齊累遷
章武太守為政清靜頗得人和除兼并省尚書
左丞當官正色無所迴避尚書左僕射趙彥深
密勿樞要中書舍人裴澤便蕃左右以殿門受
拜皆彈紉之彥深等頗有恨言長粲不以介意
後主踐阼長粲被敕與黃門馮子琮出入禁中

專典敷奏武成還鄴後主在晉陽長粲仍受委
留後後主從武成還鄴仍敕在京省判度支尚
書監議五禮武成崩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
彥深左僕射和士開高文遙領軍綦連猛高阿
那肱右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為八貴於
後定遠文遙竝出唐邕專典外兵綦連猛高阿
那肱別總武任長粲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
晉陽後主既富於春秋庶事皆相歸委長粲盡
心毗奉甚得名譽又正為侍中丁母憂給假馳

驛奔喪尋有詔起復前任隴東王長仁心欲入處機要之地為執政不許長仁疑長粲通謀大以為恨言於太后發其陰私請出為州太后為言於後主不獲已從焉除趙州刺史及辭眷戀流涕後主亦憫然慰勉之至州存心政事為人吏所懷因沐髮手不得舉失瘖卒於州後主聞而傷悼在朝文武嗟嘆咸惜之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文貞公長粲性溫雅在官清潔但始居要密便為子叔泉取清河王崔德

儉女為妻在晉陽處分用妻弟王遜與德儉對為司徒主簿時論以此譏之又性好內有一侍婢其妻王驕妬手刺殺之為此忿恨數年不相見親表為之語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後納妾李氏仍與王氏別宅亦無朝拜之禮釐婦公孫氏也已殺三夫長粲不信彊取之令與李氏同住未暮而亡子仲操位陳留太守次叔泉通直散騎侍郎先是望氣者上言太白食昴法當大赦和士開奏聞詔降罪人以應之尚書左僕射

徐之才諳練往事語士開曰天垂象見吉凶有成災者有不成災者案昴趙分或云趙地有災古者王侯各在封邑故分野有災當其君長今吾等虛名竟不之國刺史專令一境善惡所歸比來多以刺史為驗未幾而長粲死焉寧弟盛字歸興位左衛將軍賜爵江陽男歷幽瀛二州刺史為政清靜人吏愛之轉冀州刺史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定州刺史追封陽平郡公謚曰懿穆明帝後納其女為皇太后舅皇甫集妻字

元會一字文都安定朝那人封涇陽縣公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右衛大將軍贈侍中司空公謚曰靜集弟度字文亮封安縣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領左衛將軍度頑蔽每與人言自稱僕射時人方之毛嘉正光中元乂出之為都督瀛州刺史度不願出頻表固辭乃除右光祿大夫孝昌元年為司空領軍將軍加侍中元乂之見出也恐朝夕誅滅度與妻陳氏多納其貨為之左右度無子養兄集子子熙為子子熙嫂趙郡太

守裴他女他還京師度問他外何消息他曰行
路所聞唯道明公多取元义金帛遠近無不慨
嘆公宜戮此罪人以謝天下陳氏聞而惡之又
攝吏部事遷司徒兼尚書令不拜尋轉太尉致
牧營利老而彌甚遷授之際皆自請乞靈太后
知其無用以舅氏難違之然所歷官最為貪蠹
尔朱榮入洛西奔兄子華州刺史邕尋與邕為
人所殺

楊騰傳

楊騰弘農人文帝之舅也父貴琅邪郡守封華
陰男騰妹為京兆王愉妃故騰得處貴游景明
初襲爵後為襄城太守甚有聲稱文帝即位位
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河東薨贈司空雍州刺史
謚曰貞襄子盛

乙弗繪傳

乙弗繪河南洛陽人文帝皇后之兄也文帝即
位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魏昌縣公又
為吏部尚書

趙猛傳

趙猛太安狄那人也姊為齊文穆皇后繼室生趙郡公琛猛性方直頗有器幹齊神武舉義以預義勳封信都縣伯累遷南營州刺史卒贈司空公

胡長仁傳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齊武成皇后長兄也父延之魏中書令兗州刺史大寧中贈司空公長仁以內戚歷位尚書左僕射尚書令及武

成崩預參朝政封隴東郡王左丞酈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既繁簿案堆積令史欲諮都坐者目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話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伺閑而往停斷公事人號為三佞長仁私遊仄密處處追尋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於是奏除孝裕為章武郡守元亮為淮南郡守仁惠為幽州長史孝裕又說長仁曰王陽卧疾和士開必來因而殺之入見太后不過百

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更徙孝裕為北
營州建德郡守長仁每干執事求為領軍將相
文武以主上富於春秋母后家不可專政故抑
而不許以本官攝選長仁性好威福意猶未盡
先是尚書胡長粲奏事內省長仁疑粲聞已苦
請太后出之天統五年從駕自并還鄴夜發滏
口帝以夜漏尚早停於路傷長仁後來謂是從
行諸貴遂遣門客程牙馳騎呼問帝遣中尚食
陳德信問是何人牙不荅而走帝命左右追射

之既而捉獲因令壯士撲之決馬鞭二百牙一
宿便死士開因此遂令德信列長仁倚親驕豪
無畏憚由是除齊州刺史及辭於昭陽列仗引
見長仁不敢發語唯泣涕橫流到任啓求暫歸
所司不為奏怨憤謀令冀州人李楷墻刺和士
開其弟長成告之士開密與祖孝徵議之孝徵
引漢文帝殺薄昭為故事於是敕遣張固劉桃
枝馳驛詣齊州責長仁謀害宰輔遂賜死先是
太白食昴占者曰昴為趙分不利胡王長仁未

幾死長仁性好歌舞飲酒至數斗不亂自至齊州每進酒後必長歎欬歔流涕不自勝左右莫不恠之尋而後主納長仁女為后重加贈長仁子君璧襲爵隴東王君璧弟君璋及長仁弟長雍等前後七人竝賜爵合門貴盛后廢後稍稍黜退焉

隋文帝外家呂氏傳

隋文帝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後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

有姑字苦桃嫁為楊諱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為上柱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謚曰敬外祖母姚氏為齊敬公夫人詔並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襲爵留在京師及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從父道貴性尤頑駮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感容但連呼帝名云種未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後數犯忌諱動致違忤上

甚恥之乃命高頰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爲濟南太守令即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從故人游宴庶僚苦之後郡廢終于家子孫無聞焉

論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自魏至隋時移四代得失之迹斯文可睹苟不傾宗終至亡國周隋之際可爲鑒焉若使開皇創業不取懲于已往獨孤權侔呂霍必敗于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乎

後君
 蘇世非與之必能殺蘇之而延乎
 寶言且命公大業之弟公恒不則書其基恒更劉去
 梁越蘇利呂劉必與公十二壽之而蕭乃獲肉梁
 列傳第六十八
 北史八十
 劉去

列傳第六十九

儒林上

北史八十一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竒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族曾孫靈暉 馬子結
石曜 靈暉子萬壽

徐遵明

董徵

李業興

子崇祖

李鉉

馮偉

張買奴

劉軌忠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

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彫武

郭遵

儒者其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溥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原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自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臨之聖達經猷蓋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師明

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大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

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
四門小學孝文欽明稽古篤好墳籍坐輿據鞍
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
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集詞翰莫不
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
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
以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
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太盛故燕齊趙魏之間
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

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踰衆神龜
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
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
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
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
無幾齊神武生於邊朔長於戎馬杖義建旗掃
清區縣因魏氏喪亂屬余朱殘酷文章咸盪禮
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
孝武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廙

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
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
遷天平北徙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
道遽形心慮時初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
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
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於本郡起逆齊神武免
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
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竝大蒙恩遇待
以殊禮同軌云亡復徵中山張彫武渤海李鉉

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
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
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
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狠動違
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雕朽迄用無成
蓋有由焉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况義方之情
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
而內縱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則篤
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傅之資終無琢磨之

實貴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括
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
師保疑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
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
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
幸朝章寬簡政網踈闊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
橫經受業之侶徧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
千里入閭里之內乞食為資憩桑梓之陰動逾
十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焉齊制諸郡竝立學

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
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
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
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
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
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
擢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
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於是求
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

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群藝修五禮之缺長
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
學者嚮風明皇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
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
於朝廷員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
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保定三年帝乃下
詔尊太保燕公為三老帝於是服袞冕乘碧輅
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
觴以醕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輜軒而

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
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
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
比肩勵從師之志守東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
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魏晉之臣而風移俗
變抑亦近代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
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膺期纂曆平一寰宇頓
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
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

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齎縣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興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群疑渙然永釋於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賢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

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唯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所製諸經議疏搢紳咸宗師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因此湮沒於煨燼

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竊
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殖不學者將
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
慎歟漢世鄭玄並為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
所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
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氏杜預
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竝為青州刺
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
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

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
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
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
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
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
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竝鄭康成所注非
古文也下里諸生畧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
光伯劉士元始得費魁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
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竝出

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雋田元鳳馮偉紀
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
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
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
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
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
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
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
諸儒能通春秋者竝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
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
晝鮑長宣王元則竝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
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
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
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
傳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
諸儒如權會李欽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
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
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

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自魏梁越已下傳授講議者甚衆今各依時代而次以備儒林云爾

梁越傳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博通經傳性純和魏初為禮經博士道武以其謹厚遷上大夫令授諸

皇子經書明元初以師傅恩賜爵祝阿侯出為鴈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祿大夫卒

盧醜傳

盧醜昌黎徒何人也襄城王魯元之族也大武監國醜以博學入授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位尚書加散騎常侍卒於河內太守

張偉傳

張偉字仲業太原中都人也學通諸經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納雖有頑固問至數十

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
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清雅非法不言太
武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授中書博士累遷為
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
又使宋賜爵成臯子出為營州刺史進爵建安
公卒贈并州刺史謚曰康

梁祚傳

梁祚北地泥陽人也父邵皇始二年歸魏位濟
陽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習經典尤

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
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恒有舊恒時請與論
經史辟秘書中散稍遷祕書令為李訢所排擯
退為中書博士後出為統萬鎮司馬徵為散令
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
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卒子元吉有父風

平恒傳

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也祖視父儒竝仕慕容
為通宦恒耽勤讀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於

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品第
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
屢空改操徵為中書博士久之出為幽州別駕
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
饑寒後遷祕書丞時高允為監河間邢祐北平
陽蝦河東裴宗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為著
作郎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三子竝不
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
崗而哭不為營事婚宦任意官娶曰此輩會是

衰頓何煩勞我故仕娉濁碎不得及其門流別
構精廬并置經籍於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
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一
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十年以恒
為秘書令而固請為郡未受而卒贈幽州刺史
都昌侯謚曰康

陳竒傳

陳竒字脩竒河北人也少孤貧而奉母至孝齟
齟聰識有夙成之美愛玩經典常非馬融鄭玄

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
於世為搢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秘
書省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書欲授
以史職後與竒論典誥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
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自葱嶺
西豈南向望天哉雅性護短因以為嫌嘗衆辱
竒或爾汝之或指為小人竒曰公身為君子竒
身且小人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
也竒曰祖燕東郡侯釐雅質竒曰侯釐何官也

竒曰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異
則官異時異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內侍長竟
何職也先是敕以竒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
之遂不復叙用焉竒冗散數年高允每嘉其遠
致稱竒通識非凡學所及允微勸雅曰君朝望
具瞻何為與野儒辯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
竒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竒注論語孝經燒於
庭內竒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然竒論語雅
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竒無降志亦

評雅之失雅制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
比諭前魏之甄后竒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
司徒檢對雅有屈焉有人為謗書多怨時之言
頗稱竒不用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竒不遂
當時竒假人為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
戮遂抵竒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竒見枉惜
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與得寬宥獄成竟致大
戮遂及其家竒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
成乃擊破而嘆曰吾不度來年冬季及竒受害

如其所占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脚明而告人曰
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
命峻切不敢不赴耳竒外生常矯之仕歷郡守
竒所注論語矯之傳掌未能行于世其義多異
鄭玄徃徃與司徒崔浩同

劉獻之傳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
受業於渤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
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

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寔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臯魚之嘆方乃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浮辭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逼舉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孝文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嘆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四海皆稱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於是有議者辯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皆淺薄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

文雖不悉注所擬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
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毛詩序義一卷行於世并
立章句疏二卷注涅槃經未就而卒四子放古
爰古參古脩古

張吾貴傳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也少聰慧口辯身長八
尺容貌竒偉年十八本郡舉為太學博士吾貴
先未多學乃從酈誼受禮牛天祐受易祐粗為
開發而已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戶牖世人

競歸之曾在夏學取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
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我
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
怪之而已吾貴詣劉蘭蘭遂為講傳三旬之中
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
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
以此益竒之而辯能釋非好為詭說由是業不
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傳

劉蘭武邑人也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
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
王保安家貧無以自給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
白其兄求講說其兄笑而聽之為立黌舍聚徒
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
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
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
事甚為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
陰陽博物多識故為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
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為學主故生徒甚盛海
內稱焉又特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
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
搆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為國子
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單衣
入與蘭坐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
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
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患死

孫惠蔚傳

孫惠蔚武邑武遂人也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因相談薦俄為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被敕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士於太樂共研是非秘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前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彝嘗與游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七年

孝文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孝文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沉滄澮朕常以為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為太祖孝文議定祖宗以道武為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孝文崩將祔神主於廟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

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黃門侍郎
邢巒以為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草
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
彈劾思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為
書以與光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
惠蔚與巒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巒而巒
理終屈彈事遂寢宣武即位之後仍在左右敷
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祕書丞武邑郡中正惠
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及閱舊典先無定目

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古累裝數十無者曠年
不寫或篇第禡落始末泯殘或文壞字誤謬爛
相屬卷目雖多全定者少請依前丞盧昶所撰
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但併有無校練句讀以
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
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
既多章第紕繆當非一一校書歲月可了求令
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
校考參定字義詔許之必為黃門侍郎代崔光

為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遷國子祭酒祕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三年追賞講定之勞封棗強縣男明帝初出為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祿大夫魏初已來儒生寒官思蔚最為顯達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卒于官贈瀛州刺史謚曰戴子伯禮襲封伯禮善祿書位國子博士惠蔚

法曾孫靈暉

靈暉傳

靈暉少明敏有器度得惠蔚手錄章疏研精尋問更求師友三禮三傳皆通宗旨然始就鮑季詳熊安生質問疑滯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秀才射策高第仕齊累至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綽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綽之鎮所為猖獗靈暉唯默默憂頓不能諫止綽表請靈暉為王師以管記馬子結為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奏啓不合後主於啓下手詔云但用之儒者甚以為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

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從綽死後每至七日
至百日靈暉恒為綽請僧設齋行道齊亡卒馬
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世仕涼土魏太和中入洛
父祖俱清官子結及兄子廉子尚三人皆涉文
學陽休之牧西兗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
有贈詩陽總為一篇酬荅詩云三馬皆白眉者
也子結為南陽王綽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游
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
或叫或啼令騎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為笑由

是漸見親狎啓為諮議馬石曜字白曜中山安
善人亦以儒學進居官清儉武平中為黎陽郡
守時丞相咸陽王世子斛律武都出為兗州刺
史性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歛絹數千疋遺
之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縣官曜手持一絹
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以外
竝須出於吏人吏人之物一毫不敢輒犯武都
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曜著石子十卷言
甚淺俗位終譙州刺史靈暉子萬壽字仙期一

字遐年聰識機警博涉經史善屬文美談笑在
齊仕為陽休之開府行參軍及隋文帝受禪滕
穆王引為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摠
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
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贈京邑知友
詩至京盛為當時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上
而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詔拜
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即為齊王
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
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有集十卷
行於世

徐遵明傳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隨
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
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
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
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
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

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執疏然後敷講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其僻也皆如此獻之吾貴又甚焉遵明不好京輦以兗州有舊因徙屬焉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人間為亂兵所害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侍郎李業興表求加策命卒無贈謚

董徵傳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河內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為四門小學博士後宣武詔徵入璇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後累遷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膏龜返國

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誠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為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後以老解職永熙二年卒孝武帝以徵昔授學業故優贈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謚曰文烈子仲曜

李業興傳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蚪父玄紀竝以儒學舉孝廉玄紀卒於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

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為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尤長筭歷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為之屈後為王遵業門客舉孝廉

為校書郎以世行趙匪曆節氣以辰下筭延昌中業興乃為戊子元曆上之于時屯騎校尉張洪湯寇將軍張龍詳等九家各獻新曆宣武詔令共為一曆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為主成戊子曆正光三年奏行之業興以殷曆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又脩之各為一卷傳於世建議初敕典儀注未幾除著作郎永安三年以前造曆之勳賜爵長子伯後以孝武帝登極之初豫行禮事封屯留縣子除通直散騎常侍

永熙三年二月孝武帝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溫子昇竇瑗為摘句後入為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令皇居徙御百度朔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戶所宜詢訪今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為制詔從之於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匠高隆之被詔繕脩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乃奏請業興共事天平四年與兼散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盧元明使梁梁散騎常侍

朱异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圓丘邪業興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异曰比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丘之處用鄭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傷親亦從鄭義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禫應用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月也异遂不荅業興曰我昨日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堂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也异

曰圓方俗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卿錄梁王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盾異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孝經援神契異曰緯候之書何可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异不荅梁武問業興詩周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召南仁賢之風繫之召公何名為繫業興對曰鄭注儀禮云昔大王王季居于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

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鄠文王為諸侯之地所化之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名為繫梁武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言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為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

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辯析明問梁武又曰禮原壤毋死叩木而歌孔子聖人而與壤為友業興對曰孔即自解言親者不失其親故者不失其故又問壤何處人對曰注云原壤孔子幼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對曰原壤所行事

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比禮記之中動有百數又問易有太極極是有無業興對曰所傳太極是有還遷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業興家世農夫雖學殖而舊音不改梁武問其宗門多少荅曰薩四十家使還孫騰謂曰何意為吳兒所笑對曰業興猶被笑試遣公去當着被罵邢子才云爾婦

疾癩或問實邪業興曰爾太癡但道此人疑者
半信者半誰檢看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
讀神武以業興明術數軍行常問焉業興曰某
日某處勝謂所親曰彼若告勝自然賞吾彼若
凶敗安能罪吾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業
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為本
州刺史既而以為太原太守五年齊文襄引為
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官
行碁曆以五百為章四千四十為部九百八十

七為升分還以己未為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
與今曆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
異也文襄之征潁川業興曰往必尅尅後凶文
襄既尅欲以業興當凶而殺之業興愛好墳籍
鳩集不已手自補修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
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深博性豪
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命歸之便能容匿與其
好合傾身無恡有乖忤便即疵毀乃至聲色加
以謗罵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無儒者之風

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
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患之至於學術精微
當時莫及業興一子崇祖傳父業

崇祖字子述文苑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崇祖
時年十一論難往復景裕憚之業興助成其子
至於忿閱文襄色一甚不平姚文安難服虔左傳
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
謬齊文宣營構三臺材瓦工程皆崇祖所筭也
封屯留縣侯遵祖齊天保初難宗景歷其精崇

祖為元子武卜葬地醉而告之曰改葬後當不
異孝文武成或告之兄弟伏法

李鉉傳

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
篇月餘便通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
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
受禮記常山房蚪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
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
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友詣大儒徐遵明受業

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年二十三便自潛居
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
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
秋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
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數百人燕趙間能言經
者多出其門以鄉里寡文籍來游京師讀所未
見書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及李同軌卒齊神武
令文襄在京如簡碩學以教諸子文襄以鉉應
旨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

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
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於
講授之暇遂覽說文倉雅刪正六藝經注中謬
字名曰字辯天保初詔鉉與殿中尚書邢邵中
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北
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慕容懷文等草定新
曆錄尚書平原王高隆之令鉉與通直常侍房
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
廢帝之在東宮文宣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

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王人將送儒者榮之
揚元振宗惠振官俱至國子博士

馮偉傳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容貌甚
偉見者肅然少從李寶鼎學李重其聰敏恒別
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
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
無所不通齊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
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

請佐吏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為其整冠履
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
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
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
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
郡守縣令每親至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
徒束脩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飯簞食瓢飲不
改其樂以壽終

張買奴傳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仕齊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卒

劉軌思傳

劉軌思勃海人也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師則故其鄉曲多為詩者軌思仕齊位國子博士

鮑季詳傳

鮑季詳勃海人也甚明禮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為李寶鼎都講後亦自有徒眾諸儒稱之仕

齊卒於太學博士從弟長暄兼通禮傳為任城王潛丞相掾恒在都教授貴游子弟齊亡卒于家

邢峙傳

邢峙字士峻河間鄭人也少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初為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纈拜國子

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年老歸卒
于家

劉晝傳

劉晝字孔昭勃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伏膺
無倦常閉戶讀書暑月唯著犢鼻禪與儒者李
寶鼎同鄉甚相親愛寶鼎授其三禮又就馬敬
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便杖
策入都知鄴令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為
其子博士恣意披覽晝夜不息還舉秀才策不

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
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乃歎儒者勞而
寡功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
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甘於
文晝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
疥駱駝伏而無斌媚晝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
撰高才不遇傳冀州刺史酈伯偉見之始舉晝
時年四十八刺史隴西李瑒亦嘗以晝應詔先
告之晝曰公自為國舉才何勞語晝齊河南王

孝瑜聞書名每召見輒與促席對飲後遇有密親使且在齋坐晝須臾徑去追謝要之終不復屈孝昭即位好受直言書聞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以出矣乃步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編錄所上之書為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壁言蓋以指機政之不良晝夜常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交州興俊令寤而密書記之卒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似晝云我被用為興俊縣令得假暫來辭別云書常自謂博物竒才言好於大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卒於家

馬敬德傳

馬敬德河間人也少好儒術負笈隨徐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甚衆乃詣州將求秀才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送

至都唯得中第請試經業問十條竝通擢授國子助教再遷國子博士齊武成為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為侍講其妻夜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超藁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為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既不好學敬德侍講甚踈時時以春秋入授猶以師傅恩拜國子祭酒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瀛州大中正卒其徒曰馬生勝孔子孔子不得儀同尋贈開府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彥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翻無封爵亦追封敬德廣漢郡王令子元熙襲

元熙傳

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無長文藻以通直待詔文林館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於是以前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內甚得名譽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

張景仁傳

張景仁濟北人幼孤家貧以學書為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滎陽李超等齊名文襄竝引為賓客天保八年敕教太原王紹德書後王在東宮武成令侍書遂被引擢小心恭謹後主愛之呼為博士登祚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在左右與語猶稱博士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內官位稍高遂為其兄子取景仁弟二息瑜之女因以表裏相援恩遇日隆景仁多

疾帝每遣徐之範等療之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後敕有司恒就宅送御食車駕或有行幸在道宿處每送步障為遮風寒進位儀同三司加開府侍中如故每旦須參即在東宮停止及立文林館中人鄧長顥希旨奏令摠判館事除侍中封建安王洪珍死後長顥猶存舊款更相彌縫得無墜退遂除中書監卒贈侍中五州刺史司空公景仁為兒童時在洛京曾詣國學摹石經許子華遇之學中執景仁手曰

張郎風骨必當通貴非但官爵遷達乃與天子
同筆硯傳衣履子華卒二十餘年景仁位開府
數賜衣冠筆硯如子華所言出自寒微本無識
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婦姓可莫知氏族所
出容制音辭事事庸俚既除王妃與諸公主郡
君同在朝謁之列見者為其慙悚景仁性本卑
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志操頗改漸
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冗高門廣宇當衢向
術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游自倉頡以來八體

取進一人而已

權會傳

權會字正理河間鄭人也志尚沉雅動遵禮則
少受鄭易始盡幽微詩書二禮文義該洽兼明
風角妙識玄象仕齊初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
為館客甚敬重焉命世子達挈盡師傅之禮暹
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為諸王師會性恬靜不慕
榮勢恥於左官固辭暹識其意遂罷薦舉尋追
修國史監知太史局事後遷國子博士會參掌

雖繁教授不闕性甚懦悞似不能言及臨機答
難酬報如響由是爲諸儒所推而貴游子弟慕
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隣家晝夜承聞受
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玄象
至於私室都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
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
此進何煩問也唯有一子亦不授此術會曾遣
家人遠行久而不反其行還將至乃逢寒雪寄
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或有旋風吹雪入戶

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使追尋果如其語
會每占筮大小必中但用爻辭彖象以辯吉凶
易占之屬都不經口會本貧生無僮僕初任助
教日恒乘驢其職事處多非晚不歸曾夜出城
東門會獨乘一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
後有似相助其迴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
由本道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
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迷悶至明
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有一子

字子襲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量先亡臨送者
爲其傷慟會唯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武平
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暴亡
注易一部行於世會生平畏馬位望既至不得
不乘果以此終

張思伯傳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也善說左氏傳爲馬敬德
之次撰刊例十卷行於時亦爲毛詩章句以二
經教授齊安王廓位國子博士又有長樂張奉

禮善三傳與思伯齊名位國子助教

張彫武傳

張彫武中山北平人也家世寒微其兄蘭武仕
尚書令史微有資產故護軍長史王元則時爲
書生停其宅彫武少美貌爲元則所愛悅故偏
被教因好學精力絕人負卷從師不遠千里遍
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百數諸
儒服其強辯齊神武召入霸府令與諸子講說
乾明初累遷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武成即位

以舊恩除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王儼求博士有
司以彫武應選時號得人歷涇州刺史散騎常
侍及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
以為侍講與侍書張景仁竝被尊禮同入華元
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
林館以景仁宗室自託於其親何洪珍公私之
事彫武常為其指南與張景仁號二張博士時
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幄知彫武為洪
珍謀主忌惡之洪珍又奏彫武監國史尋除侍

中加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敕
奏事不趨呼為博士彫武自以出於微賤致位
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議論無所迴避左
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譏切寵要獻替帷幄
帝亦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彫武便以激清為
已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
中見賢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
彫武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
我長鸞等陰圖之及與侍中崔季舒黃門侍郎

郭遵諫幸晉陽為長鸞所譖誅臨刑帝使段孝
言詰之彪武曰臣起自諸生先寵隆洽今者之
諫臣實首謀意善功惡無所逃死願陛下珍愛
金玉開發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語其政道令聽
覽之間無所擁蔽則臣雖死猶生之年因獻欬
流涕俯而就戮左右莫不怜而壯之子德冲等
徙北邊南安王思好之反德冲及弟德揭俱免
德冲聰敏好學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位中書
舍人其父之戮德冲竝在殿廷就執目見冤酷
號哭昏絕於地久之乃蘇

郭遵傳

郭遵者鉅鹿人也齊文宣為太原公時為國常
侍帝家人有盖豐洛者典知家務號曰盖將遵
因其處分曾抗拒為高德正所貴齊受禪由是
擢為主書專令訪察中書舍人朱謂為鉅鹿太
守遵為弟子求官謂啓文宣鞭之二百付京畿
父之除并省尚書都令史建州別駕會韓長鸞
父永興為刺史因此遂相參附後擢為黃門侍

郎被誅導出自賤微易為盈滿官門逢諸貴輒呼姓字語言布置極為輕率嘗於宮門牽韓長鸞辭曰王在得言主上縱放如此曾不規諫何名大臣長鸞嫌其率爾便制手而去由是不加援故及於禍

列傳第六十九

北史八十一

列傳第七十

北史八十二

儒林下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黎景熙

冀雋

趙文深

辛彥之

何妥

蕭該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褚暉

顧彪

魯世達

張冲

王孝籍

沈重傳

沈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群書尤明詩及左氏春秋詔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

萬曆廿二年

北史列傳卷七十

助教後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歎異之及即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魏平江陵重乃留事梁主蕭詧累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詧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武帝以重經明行脩乃遣宣納上士柳裘致書禮聘父敕襄州摠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鍾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乘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

釋咸為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為皇太子講論語建德末表請還梁武帝優詔不許重固請乃許為遣小司門上士楊汪送之梁王蕭歸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為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無不通涉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

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一十八卷喪服經義
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
詩音二卷

樊深傳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事繼母甚謹弱冠
好學負書從師於河西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
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嘗讀書
見吾丘子遂歸侍養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
為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竝被害深因避

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
之然念繼母老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
尋覓母得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遊
學於汾晉間習天文及筭曆之術後為人所告
囚送河東屬東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
延深至家因是便得逃隱周文平河東贈保周
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土
成墳尋而于謹引為府參軍事令在館授教子
孫周文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為博士深

經學通贍每解書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嘗據鞍讀書至馬驚墮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萬紐于氏天平二年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焉後以疾卒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倉雅篆籀陰陽卜筮之書學雖博贍前於辭辯故不為當時所稱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又撰七經異同三卷子義綱

熊安生傳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受三傳從房糾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摭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為國子博士時西朝既行周禮

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碩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辯天和三年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馬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觀奧寧可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為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問所疑安生皆為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還具言之於武帝帝太欽重之及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恠而

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為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戰况陛下龔行天罰乎帝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人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為

優帝大悅賜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鑲金帶自餘什物稱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令隨駕入朝并敕所在供給至京敕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既學爲儒宗常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孝經義一卷並行於世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

敬徐遵明等爲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潛鞭之道暉徐呼外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漢體復躡屐而去冀州人爲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安生在山東時歲歲遊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掘

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謹判之
曰七十二世乃是義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
號訴非理記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
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
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

樂遜傳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
徐遵明於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
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

擾擾之中猶志道不倦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
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周文盛選賢
良授以守令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
東郡丞辛粲相繼舉遜稱有牧人之才弼請留
不遣魏廢帝二年周文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
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
所注春秋左氏傳周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
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
下竝束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

導之方及衛公直鎮蒲州遜為直主簿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崇教方其二省造作其三明選舉其四重戰伐其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斌畢公賢等俱以東脩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以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

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為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為汾陰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為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

州刺史遜性柔謹寡交遊立身以忠信為本不自矜尚每在衆言論未嘗為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竝可觀初周又有黎景熙以古學顯

黎景熙傳

黎景熙字季明河間鄭人少以孝行聞於世曾祖疑魏太武時軍功賜爵容城縣男後為燕郡守祖鎮父瓊竝襲爵季明少好讀書性強記

默識而無應對之能其從祖廣太武時尚書郎善古學常從吏部尚書清河崔宏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又好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與范陽盧道源為莫逆交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為威烈將軍孝武西遷季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從軍稍遷黎陽郡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

潁川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季明留於內館
月餘周文又徵之遂入關乃令季明正定古今
文字於東閭大統末拜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
位兼常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
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
合於時是以一為史官遂十年不調武成末遷
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宮室至春夏大旱詔
公卿百寮極言得失季明上封事曰臣聞成湯
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璧斯竭豈非

遠慮元元俯哀黎庶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率
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子愛羣生觀
禮百神猶未豐洽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
措失中當邀斯旱春秋君舉必書動為典禮水
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
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
雨五行傳以為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
人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時作
南門勞人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

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絕五行傳以爲先是發十
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
五行傳以爲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
土木之功動人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戒
儻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人省役
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時則年登可觀
子來非晚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秋多雨水年復不登
人將無覲如又荐飢爲慮更甚時豪富之家競

爲奢麗季明又上書曰臣聞寬大所以兼覆慈
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
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
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搖東指天
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
乾御寓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
規天下幸甚自古至道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
採芻蕘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者亢旱踰時人
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六瘼同禹湯之罪

已高宋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克已節
用慕質去華此則高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
綺縠猶侈於豪富短褐未充於細人糟糠未厭
於編戶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
之以理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矣昔漢文帝
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
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嘗不
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
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今承魏氏衰亂之後貞信未興宜先尊五美屏
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弊之風察鴻都之小藝
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之器
勿陳於側則人知德矣臣又聞之為政之要在
於選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
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為政者貫魚以次
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才以授其官
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才任當其用六轡既調
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人

知其化矣帝覽而嘉之時外史斛宇屢移未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帝王所寶此馮攸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瞽猶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奏陳特降中旨即遣脩營荏苒一周未知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斛宇方立天和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又周文初屬天下分崩時學術之士蓋寡故曲學末技咸見引納至若冀儁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

名著於世竝見收用

冀儁傳

冀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也性沉謹善隸書特工模寫初為賀拔岳墨曹參軍岳被害周文引為記室時周文志平侯莫陳悅乃令儁偽為魏帝敕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周文討悅儁尋舊敕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周文大悅費也頭見敕不以為疑遂遣兵受周文節度大統初封長安縣男從征弘農戰于沙苑進爵

北史列傳卷七十一
為子累遷襄樂郡守尋徵還教明帝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脩之禮謂之謝章雋以書字所興起自蒼頡若同常俗未為合禮遂啓周文釋奠蒼頡及先聖先師除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湖州刺史靜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進爵為昌樂侯卒

趙文深傳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遐以醫術仕魏

為尚藥典御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後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榜唯文深冀雋而已大統十二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文帝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竝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慚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及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

步邨鄆焉至於碑榜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遷縣伯下大夫明帝令至江陵書影覆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為工梁王蕭譽觀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等初成文深以題榜之功除趙興郡守文深雖居外任每須題榜輒復追之後以疾卒

辛彥之傳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補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

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文見而器之引為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朝貴多出武人脩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小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五原郡公宣帝即位拜小宗伯時帝立五皇后彥之切諫由是忤旨免官隋文帝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開府歷國子祭酒禮部尚書與秘書

監牛弘撰新禮帝嘗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後除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惟彥之所貢竝共祭之類上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竝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

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謚曰宣彥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竝行於世子孝舒仲龕竝早有令譽

何妥傳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細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為河水之河妥

應聲荅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為新故之故
衆咸異之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
召為誦書左右時蘭陵蕭脊亦有雋才住青楊
巷妾住白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
何妾青楊蕭脊其見美如此江陵平入周仕為
太學博士宣帝初立五后問儒者辛彥之對曰
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妾駁曰帝嘗四
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男文帝
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

妾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納言蘇威嘗言
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
立身經國何用多為上亦然之妾進曰蘇威所
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
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
何以事君且夫子又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
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
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妾因奏威不可信任又
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妾上八事以諫其一

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枉則人服舉枉錯直則人不服由此言之政之安危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不之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群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形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

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以光華榮顯猶如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沉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訪察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

六族所謂八元八凱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人甚少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爲是國無人也爲是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呂望傳說之能自負傅巖渭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顛沛致蹙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

公餗其形渥凶言其不勝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其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如范威刻漏十載不成趙翊尺秤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籍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

今復輶轡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
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
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思忌不敢輕奏狂簡
其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職先嘗隱武功
故妄言自負傳巖渭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
大銜之二年威定考文學妄更相訶詆威勃然
曰無何妄不慮無博士妄應聲曰無蘇威亦何
憂無執事於是與威有隙其後上令妄考定鍾
律妄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
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
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
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
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
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
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
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
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

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脩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為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

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干戚童子皆能舞之能知樂者其惟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為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

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

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韶樂傳於秦漢高祖滅秦韶樂傳于漢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高祖改曰五行及子孝文復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孝宣又采

昭德以為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
於晉魏皆用古樂魏之三祖竝制樂辭自永嘉
播越王都傾蕩樂聲南度以是大備江東宋齊
已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
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
悉度偽齊齊氏雖知傳授得曲而不用之於宗
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
皆憶記及東土克定樂人悉反問其逗留果云
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舞竝皆有手雖不能精

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
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旨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
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業豈不美歟謹具
錄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
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
敕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
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
歷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妥又以深垂古意
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子蔚為

祕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為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為講說教授之又為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夔之失帝下其議羣臣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為國

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三卷孝經義疏二卷莊子義疏四卷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竝行于世于時學士之自江南來者蕭該包愷竝知名

蕭該傳

蕭該蘭陵人梁鄱陽王恢之孫少封攸侯荊州平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竝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

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與何妥正定經史
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
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賞

包愷傳

包愷字和樂東海人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
業及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
為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
遠近聚徒教授者數千人卒門人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傳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
幼有志行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
緯恒以教授為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
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為博士周
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
士隋文帝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
為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太學博士
尋與沛公鄭譯脩正樂章後復為太常博士未
幾擢為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竝

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已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能測也尋奉詔預脩令式文帝嘗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帝大悅仁壽中卒官朝廷嗟惜焉賙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傳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識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隋開皇初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買奴劉祖仁等俱至竝授太學

博士時人號為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仕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必為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竟坐誅孔籠張買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亡唯光獨存嘗因釋奠帝親幸國子學王公已下畢集光升坐講禮啓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禮義弘瞻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以疾卒于家

劉焯傳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沉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嘗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書向經十

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隋開皇中刺史趙瑷引為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脩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為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贖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鋒

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為飛章所謗除名於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為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本根窮其祕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

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
為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
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
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
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
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
罪廢焯又與諸儒脩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
位遷太學博士俄以品卑去職數年復被徵以
待顧問因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胄玄多不

同被駁不用卒劉炫為之請謚朝廷不許

劉炫傳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
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
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圓右畫方口
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周武帝平齊
瀛州刺史宇文亢召為戶曹從事後刺史李繪
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隋開皇中奉敕與著
作郎王劭同脩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

詔諸術者脩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
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遍直三省竟
不得官為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
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
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
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竝堪講
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
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
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

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
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
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
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
為務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敕令事蜀
王秀遷延不往秀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為帳
內每使執伏為門衛俄而釋之典校書史炫因
擬屈原卜居為筮塗以自寄及秀廢與諸儒脩
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為禮

諸侯絕傷朞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旁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踈遠猶服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人道之踈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

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不納時國家殷盛皆以遼東為意炫以為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炫脩律令始文帝時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吏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為不可弘竟從之請郡置學官及流外給稟皆發於炫弘嘗問炫案周禮士多而府

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勘覆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煩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

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清心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敕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

聞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為贊曰通人司馬相
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叙微美傳芳
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進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
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魂
埋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
喘薄言曾臆貽及行邁傳之州里使夫將來俊
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縮髮已來迄於白首嬰孩
為慈親所恕捶搏未嘗加從學為明師所矜榘
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

先人後已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
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
心事多違內省平生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深
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為父兄所饒廁縉
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
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
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
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而實多啓手啓
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宸眷以

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駉比翼鴻鴻整紬素
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群公厚
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書漏方盡大耋已
嗟退返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
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事為
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
先儒之逸軌傷群言之蕪穢馳騁墳典釐改僻
謬脩撰始畢事業未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
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

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
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賊盜哀炫窮乏詣城下
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下城堡
未幾賊為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官
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遂閉門不納時
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
生炫性躁競頗好誹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
為執政所醜由是宦途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
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

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
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并所著文集
竝行於世時儒學之士又有褚暉顧彪魯世達
張冲王孝籍竝知名

褚暉傳

褚暉字高明吳郡人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
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暉
辯博無能屈者由是擢為太學博士撰疏一百
卷

顧彪傳

顧彪字仲文餘杭人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秘
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行於世

魯世達傳

魯世達餘杭人煬帝時為國子助教撰毛詩章
句義疏四十二卷行於世

張冲傳

張冲字叔玄吳郡人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
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

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王孝籍傳

王孝籍平原人少好學博覽群言遍習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祕書助王劭脩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不免輸稅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瘡膏則申旦不昧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為戚况懷抱之內冰

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齧舌絨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涸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綿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跌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枝沒於深泉之底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賣貢禹

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之強兄之產加以
慈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遠齧臂
為期前途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傾對謝相如之
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
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予無
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
應侯為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
野未曾聞離朱所未見久淪東觀留滯南史終
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

調實之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
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小人
所以為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
反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明尚書不取也
昔荆玉未剖荆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
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憎耳目之明無首
足之戚憚而不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
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
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簡

屬離憂之詞託志於前脩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刑願少加憐愍留心無忽弘亦知其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為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論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

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然遠惟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多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見弃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

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至
若劉焯德冠搢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
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一人而已
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
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竝
時不我與餒棄溝壑斯乃子夏所謂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
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孝籍徒離騷其文
尚何救也

列傳第七十

北史八十二

